

重溫經典・世情小說

歧路灯

〔清〕李绿园著

中国古代唯一的教育小说

我们住衙门的诀窍，要瞒上不瞒下；做官的，要瞒下不瞒上；那会做官的，爽利就上下齐瞒。

重溫經典・世情小說

歧路燈

〔清〕李綠園／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歧路灯 / 李绿园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2.11

ISBN 978-7-5104-3434-1

I. ①歧…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0106号

歧路灯

出版策划: 精典博维

作 者: 李绿园

责任编辑: 陈黎明

装帧设计: 博雅工坊

责任印制: 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 行 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 编 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 权 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1/32

字 数: 595千字 印张: 24

版 次: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4-3434-1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出版前言

继唐诗、宋词、元曲之后，明清小说推动中国文学进入了新的繁荣期。这一时期所创作的小说，不仅数目惊人，篇幅宏大，而且思想性与艺术性也均趋于完美。在这股小说潮流中，出现了一个以反映人们日常生活为主题的小说品种，这就是世情小说。

世情小说起源于魏晋以前，宋元时期有所发展，但真正成熟是在明清时期。在世情小说出现以前，占主流地位的小说不太关注人的世俗生活，而是把讲述英雄人物或者神话人物的故事当做自己的文学主题，如《水浒传》《西游记》与《三国演义》等小说便是如此。但从明代中叶开始，风气渐渐有所转变，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把描写男女的欲望与情感、反映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真实的关系等内容，当成了新的文学主题，世情小说由此登上了中国文学的舞台。

总的来说，世情小说是一种关注底层人物生活，道德说教成分较少，有浓重的写实倾向的小说类型。世情小说善于揭示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能准确地捕捉人们内心深处的隐秘思想，所以总能跨越时代而唤起读者的共鸣。

世情小说中最著名的是《金瓶梅》与《红楼梦》，这两部作品分别代表了明清两代小说的高峰。如果把《金瓶梅》与《红楼梦》比作两

朵红花的话，那么本次选择出版的这十部世情小说，便是扶持与帮衬这两朵红花的十片绿叶，这十片绿叶分别有：《禅真逸史》《醒世姻缘传》《好逑传》《玉娇梨》《平山冷燕》《绿野仙踪》《野叟曝言》《歧路灯》《镜花缘》与《蜃楼志》。

成书于乾隆年间的《歧路灯》，是一部非常罕见的教育小说，它托言于明嘉靖年间，实则是在写康熙至乾隆时期河南开封一带的风土人情，主要讲富家子弟谭绍闻如何沦落为败家子，又如何重振家业的故事，对失足青年的教育问题颇有见解，是一部较为成功的教育小说。

作者李绿园（1707—1790），河南人，三十多岁时中举，后为博取功名多次赴京赶考，结果都名落孙山。在他四十二岁时，其父去世，他在家为父守丧，开始创作《歧路灯》。五十岁左右时，经人举荐出任江浙漕运之职，从而停止了《歧路灯》的写作。晚年，他回到老家河南，把《歧路灯》的书稿重新修改了一遍，到他七十岁时，小说才得以脱稿刻印。

《歧路灯》的人物塑造非常成功，对地痞无赖、赌棍、妓女等下层人物的刻画栩栩如生，对当时社会的三教九流的众生样态皆有涉猎。除此之外，小说的结构异常完整，首尾相顾，一气呵成，这在古典小说史上非常罕见，如朱自清先生就曾这样评价《歧路灯》：“单论结构，不独《儒林外史》不能和本书相比，就是《红楼梦》也还较逊一筹。我们可以说，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

目 录

第一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1
第二回	谭孝移文靖祠访友 娄潜斋碧草轩授徒	8
第三回	王春宇盛饌延客 宋隆吉鲜衣拜师	15
第四回	孔谭二姓联姻好 周陈两学表贤良	23
第五回	慎选举悉心品士 包文移巧词渔金	32
第六回	娄潜斋正论劝友 谭介轩要言叮妻	40
第七回	读画轩守候翻子史 玉衡堂膺荐试经书	47
第八回	王经纪糊涂荐师长 侯教读偷情纵学徒	60
第九回	柏永龄明君臣大义 谭孝移动父子至情	67
第十回	谭忠弼觐君北面 娄潜斋偕友南归	73
第十一回	盲医生乱投药剂 王姁奶劝请巫婆	85
第十二回	谭孝移病榻嘱儿 孔耘轩正论匡媚	93
第十三回	薛婆巧言鬻婢女 王中屈心挂画眉	100
第十四回	碧草轩父执说论 崇有斋小友巽言	105
第十五回	盛希侨过市遇好友 王隆吉夜饮订盟期	111
第十六回	地藏庵公子占兄位 内省斋书生试赌盆	119
第十七回	盛希侨酒闹童年友 谭绍闻醉哄孀妇娘	126
第十八回	王隆吉细筹悦富友 夏逢若猛上厕新盟	133
第十九回	绍闻诡谋狎婢女 王中危言杜匪朋	140
第二十回	孔耘轩暗沉腹中泪 盛希侨明听耳旁风	145
第二十一回	夏逢若酒后腾邪说 茅拔茹席间炫艳童	151

第二十二回	王中片言遭虐斥	绍闻一诺受梨园	156
第二十三回	阎楷思父归故里	绍闻愚母比顽童	162
第二十四回	谭氏轩戏箱优器	张家祠妓女博徒	169
第二十五回	王中夜半哭灵柩	绍闻楼上吓慈帏	175
第二十六回	对仆人誓志永改过	诱盟友暗计再分肥	180
第二十七回	盛希侨豪纵清赌债	王春宇历练进劝言	186
第二十八回	谭绍闻锦绣娶妇	孔慧娘栗枣哺儿	191
第二十九回	皮匠炫色攫利	王氏舍金护儿	196
第三十回	谭绍闻护脸揭息债	茅拔茹赖箱讼公庭	201
第三十一回	茅戏主藉端强口	荆县尊按罪施刑	212
第三十二回	慧娘忧夫成郁症	王中爱主作逐人	217
第三十三回	谭绍闻滥交匪类	张绳祖计诱赌场	223
第三十四回	管贻安作骄呈丑态	谭绍闻吞饵得胜筹	233
第三十五回	谭绍闻赢钞夸母	孔慧娘款酌匡夫	239
第三十六回	王中片言箴少主	夏鼎一诺赚同盟	245
第三十七回	盛希侨骄态疏盟友	谭绍闻正言拒匪人	251
第三十八回	孔耘轩城南访教读	惠人也席间露腐酸	258
第三十九回	程嵩淑擎酒评知己	惠人也抱子纳妻言	265
第四十回	惠养民私积外胞兄	滑鱼儿巧言诌亲姊	270
第四十一回	韩节妇全操殉母	惠秀才亏心负兄	281
第四十二回	兔儿丝告乏得银惠	没星秤现身说赌因	286
第四十三回	范尼姑爱贿受暗托	张公孙哄酒圈赌场	291
第四十四回	鼎兴店书生遭困苦	度厄寺高僧指迷途	298
第四十五回	忠仆访信河阳驿	赌奴撒泼萧墙街	308
第四十六回	张绳祖交官通贿嘱	假李逵受刑供赌情	315
第四十七回	程县尊法堂训诲	孔慧娘病榻叮咛	323
第四十八回	谭绍闻还债留尾欠	夏逢若说媒许亲相	330
第四十九回	巫翠姐庙中被物色	王春宇楼下说姻缘	337

第五十回	碧草轩公子解纷 醉仙馆新郎召辱	343
第五十一回	入匪场幼商殒命 央乡宦赌棍画谋	350
第五十二回	谭绍闻入梦遭严谴 董县主受贿徇私情	360
第五十三回	王中毒骂夏逢若 翠姐怒激谭绍闻	367
第五十四回	管贻安骂人遭辱 谭绍闻买物遇赃	374
第五十五回	奖忠仆王象荃匍匐谢字 报亡友程嵩淑慷慨延师	382
第五十六回	小户女捲舌阻忠仆 大刀头吊诡沮正人	388
第五十七回	刁棍屡设圈鸟网 书愚自投醉猩盆	396
第五十八回	虎兵丁赢钱肆假怒 姚门役高座惹真羞	402
第五十九回	索赌债夏鼎乔关切 救缢死德喜见幽灵	409
第六十回	王隆吉探亲筹赌债 夏逢若集匪遭暗羞	416
第六十一回	谭绍闻仓猝谋葬父 胡星居肆诞劝迁茆	423
第六十二回	程嵩淑博辩止迁葬 盛希侨助丧送梨园	431
第六十三回	谭明经灵柩入土 娄老翁良言匡人	440
第六十四回	开赌场打钻获厚利 奸嫖妇逼命赴绞桩	449
第六十五回	夏逢若床底漏咳 边明府当堂扑刑	461
第六十六回	虎镇邦放泼催赌债 谭绍闻发急叱富商	472
第六十七回	杜氏女撒泼南北院 张正心调护兄弟情	477
第六十八回	碧草轩谭绍闻押券 退思亭盛希侨说冤	486
第六十九回	厅檐下兵丁气短 杯酒间门客畅谈	493
第七十回	夏逢若时衰遇厉鬼 盛希侨情真感讼师	500
第七十一回	济宁州财心亲师范 补过处正言训门徒	508
第七十二回	曹卖鬼枉设迷魂局 谭绍闻幸脱埋人坑	517
第七十三回	炫干妹狡计索赍 谒父执冷语冰人	526
第七十四回	王春宇正论规姊 张绳祖卑辞赚朋	535
第七十五回	谭绍闻倒运烧丹灶 夏逢若秘商铸私钱	542
第七十六回	冰梅婉转劝家主 象荃愤激殴匪人	550
第七十七回	巧门客代筹庆贺名目 老学究自叙学问根源	557

第七十八回	锦屏风办理文靖祠 庆贺礼排满萧墙街	566
第七十九回	淡如菊仗官取羞 张类村昵私调谑	571
第八十回	讼师婉言劝绍闻 奴仆背主投济宁	577
第八十一回	夏鼎画策鬻坟树 王氏抱悔哭墓碑	583
第八十二回	王象荇主仆谊重 巫翠姐夫妇情乖	587
第八十三回	王主母慈心怜仆女 程父执侃言谕后生	591
第八十四回	谭绍闻筹偿生息债 盛希侨威慑滚算商	597
第八十五回	巫翠姐忤言冲姑 王象荇侃论劝主	603
第八十六回	谭绍衣寓书发鄞县 盛希侨快论阻荆州	608
第八十七回	谭绍闻父子并试 巫翠姐婆媳重团	614
第八十八回	谭绍衣升任开归道 梅克仁伤心碧草轩	619
第八十九回	谭观察叔侄真谊 张秀才兄弟至情	624
第九十回	谭绍衣命题含教恩 程嵩淑观书申正论	629
第九十一回	巫翠姐看孝经戏谈狠语 谭观察拿匪类曲全生灵	637
第九十二回	观察公放榜重族情 笈初童受书动孝思	642
第九十三回	冰梅思嫡伤幽冥 绍闻共子乐芹泮	647
第九十四回	季刺史午夜筹荒政 谭观察斜阳读墓碑	653
第九十五回	赴公筵督学论官箴 会族弟监司述家法	659
第九十六回	盛希侨开楼发藏板 谭绍闻入闹中副车	669
第九十七回	阎楷谋房开书肆 象荇掘地得窖金	675
第九十八回	重书贾苏霖臣赠字 表义仆张类村递呈	682
第九十九回	王象荇医子得奇方 盛希侨爱弟托良友	687
第一百回	王隆吉怡亲庆双寿 夏逢若犯科遣极边	694
第一百零一回	盛希瑗触忿邯郸县 娄厚存探古赵州桥	701
第一百零二回	书经房冤鬼拾卷 国子监胞兄送金	708
第一百零三回	王象荇赴京望少主 谭绍衣召见授兵权	714
第一百零四回	谭贡士筹兵烟火架 王都堂破敌普陀山	722
第一百零五回	谭绍闻面君得恩旨 盛希瑗饯友赠良言	729

第一百零六回	谭念修爱母俛病榻 王象荃择婿得东床	736
第一百零七回	一品官九重受命 两姓好千里来会	743
第一百零八回	薛全淑洞房花烛 谭簧初金榜题名	749

第一回

念先泽千里伸孝思 虑后裔一掌寓慈情

话说人生在世，不过是成立覆败两端，而成立覆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大抵成立之人，姿稟必敦厚，气质必安详，自幼家教严谨，往来的亲戚，结伴的学徒，都是些正经人家、恂谨子弟。譬如树之根柢，本来深厚，再加些滋灌培植，后来自会发荣畅茂。若是覆败之人，聪明早是浮薄的，气质先是轻飘的，听得父兄之训，便似以水浇石，一毫儿也不入；遇见正经老成前辈，便似坐了针毡，一刻也忍受不来；遇着一班狐党，好与往来，将来必弄得一败涂地，毫无救医。所以古人留下两句话：“成立之难如登天，覆败之易如燎毛。”言者痛心，闻者自应刻骨。其实父兄之痛心者，个个皆然；子弟之刻骨者，寥寥罕觐。

我今为甚讲此一段话？只因有一家极有根柢人家，祖、父都是老成典型，生出了一个极聪明的子弟。他家家教真是严密齐备，偏是这位公郎，只少了遵守两个字，后来结交一干匪类，东扯西捞，果然弄得家败人亡，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多亏他是个正经有来头的门户，还有本族人提拔他；也亏他良心未尽，自己还得些耻字悔字的力量，改志换骨，结果也还得到了好处。要之，也把贫苦熬煎受够了。

这话出于何处？出于河南省开封府祥符县萧墙街。这人姓谭，祖上原是江南丹徒人。宣德年间有个进士，叫谭永言，做了河南灵宝知县，不幸卒于官署，公子幼小，不能扶柩归里。多蒙一个幕友，是浙江绍兴山阴人，姓苏名簠簠，表字松亭，是个有学问、有义气的朋友。一力担承，携夫人、公子到了祥符，将灵宝公薄薄的宦囊，替公子置产买田，分毫不染；即葬灵宝公于西门外一个大寺之后，刊碑竖坊。因此，谭姓遂寄籍开祥。这也是宾主在署交好，生死不负。又向别处另理砚田，时常到省城照

看公子。这公子取名一字叫谭孚，是最长厚的。孚生向葵。向葵生诵。诵生一子，名唤谭忠弼，表字孝移，别号介轩。忠弼以上四世，俱是书香相继，列名胶庠。

到了谭忠弼，十八岁入祥符庠，二十一岁食饩，三十一岁选拔贡生。为人端方耿直，学问醇正。下了几次乡试，屡蒙房荐，偏为限额所遗。这谭孝移也就渐辍举业，专一在家料理，惟作诗会文，依旧留心。相处了几个朋友，一个叫娄昭字潜斋，府学秀才；一个叫孔述经字耘轩，嘉靖乙酉副举；一个县学秀才，叫程希明字嵩淑；一个苏霏字霖臣；一个张维城字类村，俱是祥符优秀秀才。都是些极正经有学业的朋友。花晨月夕，或作诗，或清谈，或小饮，每月也有三四遭儿。一时同城朋友，也还有相会的，惟此数人尤为相厚。至于学校绅衿中，也还有那些比匪的，都敢望而不敢即。却也有笑其迂板，指为古怪的。

有诗为证：

同侪何必不兼收？把臂总因臭味投；

匪类欲亲终自远，原来品地判薰莸。

却说谭孝移自幼娶周孝廉女儿，未及一年物故。后又续弦于王秀才家。这王氏比孝移少五岁，夫妇尚和好。只因生育不存，子息尚艰。到了四十岁上，王氏又生一子，乳名叫端福儿，原是五月初五日生的。果然面似满月，眉目如画，夫妇甚是珍爱。日月迁流，这端福儿已七岁了，虽未延师受业，父亲口授《论语》《孝经》，已大半成诵。

这孝移宅后，有一大园，原是五百金买的旧宦书房，约有四五亩大。孝移又费二百余金，收拾正房三间，请程嵩淑题额为“碧草轩”。厢房、厨房、茶灶、药栏，以及园丁住宅俱备。封了旧宦正门，另开角门，与宅子后门相对，只横隔一条胡同儿。这孝移每日在内看书，或一二知己商诗订文，看园丁蔡湘灌花剔蔬。端福儿也时常跟来玩耍，或认几行字，或读几首诗，或说一两宗故事。这也称得个清福无边。

忽一日孝移在轩上看书，只见家人王中，引着一个人，像远来模样，手中拿着一封书。见了孝移，磕下头去，说道：“叩太爷安。”磕了三个头，起来，说道：“小的是丹徒县爷家下人，小的大爷差小的下书来的。”

孝移一时还不明白。那人将书呈上，孝移开了封头，取出内函，只见上面写着：

宣宾派愚侄绍衣顿首叩禀鸿胪派叔大人膝前万安。敬禀者：吾家祖居丹徒，自宋逮今，二十余世矣。前灵宝公宦游豫土，遂而寄籍夷门。邑姻有仕于中州者，知灵宝公至叔大人，已传四世。植业豫会，前光后裕，此皆我祖宗培遗之深厚也。愚侄忝居本族大宗，目今族谱，逾五世未修，合族公议，续修家牒。特以叔大人一支远寄中土，先世爵谥、讳字、行次，无由稽登，特遣一力诣禀。如叔大人果能南来，同拜祖墓，共理家乘，合族举为深幸。倘不能亲来，祈将灵宝公以下四世爵秩、名讳、行次，详为缮写，即付去力南携，以便编次。并将近日桂兰乳讳，各命学名开示，庶异日不致互异。木本之谊，情切！情切！顺候合家泰吉。外呈绫缎表里四色，螺匙二十张，牙箸二十双。

宣德后家刻六种，卷帙浩繁累重，另日专寄。临禀不胜依恋之至！

嘉靖□年□月□日 侄绍衣载叩

原来谭姓本族，在丹徒原是世家，随宋南渡，已逾三朝。明初有兄弟二人，长做四川宜宾县令，次做鸿胪寺正卿，后来两房分派，长门称宜宾房，次门称鸿胪房。此皆孝移素知，但不知丹徒族人近今如何。及阅完来书，方晓得丹徒谋修族谱，不胜欢喜。便叫王中道：“你可引江南人到前院西厢房住。不必从胡同再转大街，这是自己家里人，即从后角门穿楼院过去。对账房阎相公说，取出一床铺盖，送到西厢房去。一切户口头口，叫阎相公发落。”

孝移吩咐已毕，即将案上看的书史合讫，叫蔡湘锁了书房门，手中拿着来书，喜孜孜到家中。对王氏说道：“江南老家侄子差人下书，你吩咐赵大儿速备饭与来人吃。”便到前厅叫道：“丹徒来人呢？”只见那人从厢房出来，早换了风尘衣服，擎着毡包，说道：“这是小的大爷孝敬太爷的土物。”孝移道：“我们叔侄虽是三世不曾见面，本是一家，何必这样费心。”那人道：“孝敬太爷，聊表寸心。”孝移命德喜儿接了，便问道：“你

叫什么名字？”那人道：“小的叫梅克仁。”孝移道：“你远来千里，辛苦，辛苦。且去将息。”梅克仁退身进厢房去讫。自有王中照看，不必细说。

孝移回转身来，德喜儿擎毡包相随，进后院来。王氏迎着问道：“哪里来了这个人，蛮腔蛮调的？”孝移道：“是丹徒老家的。”德喜儿道：“这毡包俱是送咱家的东西。”王氏道：“拿来我看看。”孝移道：“还要到祠堂里告禀。”即叫王氏取出钥匙，递与小厮，开了祠堂门。孝移洗了手脸，把江南来物摆在香案上，掀开帘栊，拈香跪下，说道：“此是丹徒侄子，名唤绍衣，送来东西。”遂将来书望神主细念一遍，不觉扑簌簌的落下泪来。密祝道：“咱家四世不曾南归，儿指日要上丹徒拜墓修谱，待择吉登程，再行禀明。”磕头起来，将门锁了。

午饭后，复到前厅，端福儿也跟出来，站在旁边。孝移道：“来人饭完不曾？”只见梅克仁早上厅来，道：“小的饭吃过。”因向端福儿道：“这是相公吗？”孝移道：“是。”梅克仁便向前抱将起来，说道：“与南边大爷跟前小相公，像是一般岁数。”孝移道：“你大爷多少岁数？”克仁道：“今年整三十岁。相公八岁，今年才上学读书哩。”孝移道：“去年《齿录》，有个谭潮泗是谁？”克仁道：“那是东院的四老爷。小的这院大爷，是书上那个名子。”孝移道：“发过不曾？”克仁道：“小的这院大爷，是十七岁进学，已补了廪。现从宋翰林读书。小相公另有个先生。”孝移点点头。又说道：“这里是五世单传，还不曾到老家去。我素日常有此心，要上丹徒，一者丁忧两次，还有下场事体，二者也愁水旱路程。你如今多住几日，我安插家务明白，要同你南去。”克仁道：“小的来时，我大爷早有此意。”

克仁说话中间，看见小主人形容端丽，便道：“小的抱相公街上走走去。”孝移道：“轻易不曾叫他上街，改日熟了，你引他到后书房走走罢。”克仁道：“小的在家里，每日引小相公上学下学惯了，今日看见这位少爷，只想抱去大门外站站。”孝移道：“街上人乱，门上少立便回。”克仁抱起端福儿，果然在门楼下片时便归。到了厅上，端福自回后宅去讫。

又住了七八日，克仁禀催起身。孝移叫王中向账房取了十两银，赏了梅克仁。便自己收拾行囊、盘费，雇觅车辆头口，置买些土物，打算到丹徒饯送。择吉起程，带了德喜儿、蔡湘；吩咐王中看守门户；请阎相公商

量了账目话头；又对王氏说了些家务，好好叫端福在家，总之不可少离寸地，常在眼前。到了出行之日，祠堂告先，起身而行。一路水陆之程，无容赘述。正是：

木本水源情惟切，陆鞭水棹岂惮劳。

只说谭孝移不日到了丹徒。城南本家，乃是一个大村庄，树木阴翳，楼厅嵯峨。径至谭绍衣家下住下。叔侄相见，叙了些先世远离情由，并叔侄不曾见面的寒温。

到了次日，绍衣引着孝移，先拜谒了累代神主，次到本族，勿论远近贫富，俱看了，各有河南土仪馈送。此后，各家整酒相邀，过了十余日方才完毕。又择祭祀吉日，祭拜祖茔，合族皆陪。孝移备就祭品，至日，同到祖茔。绍衣系大宗宗子，主祭献爵。祭文上代为申明孝移自豫归家展拜之情。祭毕，孝移周视墓原，细阅墓表于剥泐苔藓中。大家又叙了些支派源流的话说，合族就在享厅上享了神惠。日落而归。绍衣又引孝移到城中旧日姻亲之家，拜识了。各姻亲亦皆答拜，请酒。

又过了十余日，一日晚上，孝移同绍衣夜坐，星月交辉之下，只听得一片读书之声，远近左右，声彻一村。孝移因向绍衣道：“我今日竟得南归，一者族姓聚会，二者你兄弟南来，未免蓬麻可望。”绍衣道：“叔叔回来不难。合族义塾，便是大叔这一房的宅院。水旱地将及三顷，是大叔这一房的产业。目今籽粒积贮，原备族间贫窶不能婚葬之用，余者即为义塾束金。大叔若肯回来，宅院产业现在，强如独门飘寓他乡。”孝移道：“咳！只是灵宝公四世以来，墓冢俱在祥符，也未免拜扫疏阔。”绍衣道：“势难两全，也是难事。”一夕晚话不题。

又过了十余日，孝移修完宗谱，要回河南。

合族那里肯放，富厚着重为邀请，贫者携酒夜谈。又过了几日，孝移思家情切，念子意深，一心要去。这些雇觅船只、馈贻赠物的事，一笔莫能罄述。又到祖茔拜了。启行之日，绍衣又独送一份厚程，叔侄相别，挥了几行骨肉真情泪。绍衣又吩咐梅克仁，同舟送至河南交界，方许回来。

过了好几日，到了河南交界，孝移叫梅克仁回去，克仁还要远送，孝移不准。又说了多会话儿，克仁磕了头。蔡湘、德喜儿一把扯住克仁，又

到酒肆吃了两瓶，也各依依不舍，两下分手。

不说克仁回去复命。只说孝移主仆，撇了船只，雇了车辆，晓行夜宿，望开封而来。及到了祥符，日已西坠，城门半掩。说与门军，是萧墙街谭宅赶进城的，门军将掩的半扇依旧推开，主仆同进城去。到了家门，已是上灯多时，定更炮已响了。

蔡湘叫了一声开门，管帐阎相公与王中正在帐房清算一宗房租，认的声音，王中急忙开门不迭。闪了大门，阎相公照出灯笼来接，惊的后边已知。车户卸了头口，几只灯笼俱出来，搬运箱笼搭包，好不喜欢热闹。

孝移进了后院楼下坐了，赵大儿已送上盆水。孝移告先情急，洗了手脸，吩咐开了祠堂门，行了反面之礼。回到楼下，赵大儿又送茶来。王氏便问吃饭，孝移道：“路上吃过，尚不大饿。怎么不见端福儿哩？”王氏道：“只怕在前院里，看下行李哩。”孝移道：“德喜儿，前院叫相公来。”德喜去了一会，说道：“不曾在前院里。”

原来端福儿自孝移去后，多出后门外，与邻家小儿女玩耍。有日头落早归的，也有上灯时回来的。不过是后门外胡同里几家，跑的熟了，王氏也不在心。偏偏此夕，跑在一家姓郑的家去，小儿女欢喜成团，郑家女人又与些果子点心吃了，都在他家一个小空院里，趁着月色，打伙儿玩耍。定更时，端福儿尚恋群儿，不肯回来。恰好孝移回来，王氏只顾的喜欢张慌，就把端福儿忘了。孝移一问，也只当在前院趁热闹看行李哩。及德喜说没在前院，王氏方才急了，细声说道：“端福儿只怕在后门上谁家玩耍，还没回来么？”孝移变色道：“这天什么时候了？”王氏道：“天才黑呀！”孝移想起丹徒本家，此时正是小学生上灯读书之时，不觉内心叹道：“黄昏如此，白日可知；今晚如此，前宵可知！”

话犹未完，只见端福儿已在楼门边赵大儿背后站着。此是赵大儿先时看见光景不好，飞跑到郑家空院里叫回来的。孝移看见，一来恼王氏约束不严，二来悔自己延师不早，一时怒从心起，站起来，照端福头上便是一掌。端福哭将起来。孝移喝声：“跪了！”王氏道：“孩子还小哩，才出去不大一会儿。你到家乏刺刺的，就生这些气。”这端福听得母亲姑息之言，一发号啕大痛。孝移伸手又想打去，这端福挤进女人伙里，仍啼泣不止。

孝移愈觉生怒。却见王中在楼门边说道：“前院有客——是东院郑太爷来瞧。”原来郑家老者，傍晚时也要照看孙儿同睡。月色之下，见赵大儿叫端福儿有些慌张，恐怕来家受气，只推来看孝移，故此拄根拐杖，提个小灯笼儿，径至前厅。王中说明，孝移只得出来相见。叙了几句风尘闲话，不能久坐，辞去。孝移送出大门而回。

大凡人当动气之时，撞着一番打搅，也能消释一半。到了楼下，将王氏说了几句，又向端福儿，将丹徒本家小学生循规蹈矩的话，说了一番。赵大儿摆上晚馔，孝移略吃了些儿。前边车户晚饭，王中、阎相公料理，自是妥当。孝移安顿了箱笼，夜已二更，鞍马乏困，就枕而寝。五更醒来，口虽不言，便打算这延师教子的一段事体。正是：

万事无如爱子真，遣安煞是费精神；

若云失学从愚子，骄惰性成怨谁人。